

—• 国家社科基金项目 •—

DISPUTE SETTLEMENT SYSTEM UNDER
THE UN CONVENTION ON THE LAW OF THE SEA

《联合国海洋法公约》 争端解决机制研究



高健军◎著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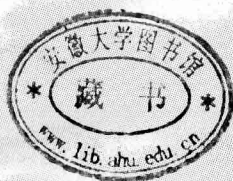
— 国家社科基金项目 —

(批准号: 07cfx043)

DISPUTE SETTLEMENT SYSTEM UNDER
THE UN CONVENTION ON THE LAW OF THE SEA

《联合国海洋法公约》 争端解决机制研究

高健军◎著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11·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争端解决机制研究 / 高健军著. — 北京: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10. 10

ISBN 978-7-5620-3734-7

I. 联… II. 高… III. 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国际争端-研究 IV. D993.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0)第172849号

- 书 名 《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争端解决机制研究
LIANHEGUO HAIYANGFA GONGYUE ZHENGDUAN JIEJUE JIZHI YANJIU
- 出版发行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北京市海淀区西土城路 25 号)
北京 100088 信箱 8034 分箱 邮政编码 100088
邮箱 academic.press@hotmail.com
<http://www.cuplpress.com> (网络实名: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010) 58908437(编辑室) 58908285(总编室) 58908334(邮购部)
- 承 印 固安华明印刷厂
- 规 格 880×1230 32 开本 13.125 印张 400 千字
- 版 本 2010 年 12 月第 1 版 2010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 书 号 ISBN 978-7-5620-3734-7/D·3694
- 定 价 36.00 元
- 声 明
1.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2. 如有缺页、倒装问题, 由本社发行部负责退换。

序

1982 年《联合国海洋法公约》^{〔1〕}（以下简称公约、《海洋法公约》或 1982 年公约）的争端解决机制主要规定在公约第十五部分中，此外还包括公约第十一部分第五节、公约附件五、六、七和八，总共一百多个条款，约占公约全部条款的 1/4。该机制充分吸收了国际社会解决争端的实践经验，规定了多重性的解决程序和多样化的解决方法，不仅利用了所有传统的解决方法，而且还有一系列创新，堪称和平解决国际争端制度的集大成者。^{〔2〕}有学者甚至认为，公约的争端解决机制很可能是自《联合国宪章》和《国际法院规约》以来解决国际争端领域内最重要的发展。^{〔3〕}此外，该机制不仅适用于解决 1982 年公约本身的争端，而且还扩展到解决与公约有关的其他国际海洋协定的争端，因此

〔1〕 1982 年 12 月 10 日开放签字，1994 年 11 月 16 日生效，载外交部条法司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多边条约集》（第四集），法律出版社 1987 年版，第 241～441 页。截至 2010 年 1 月，公约共有 160 个缔约国。See www.un.org/Depts/los/reference_files/chronological_lists_of_ratifications.htm#The%20United%20Nations%20Convention%20on%20the%20Law%20of%20the%20Sea.

〔2〕 有学者主张，公约第十五部分应当成为其他多边条约中争端解决程序的范本。See Christine Chinkin, *Dispute Resolution and the Law of the Sea: Regional Problems and Prospects*, in James Crawford & Donald R. Rothwell (eds.), *The Law of the Sea in the Asian Pacific Region: Developments and Prospects* (Martinus Nijhoff Pub. 1995), p. 257.

〔3〕 Alan E. Boyle, *Dispute Settlement and the Law of the Sea Convention: Problems of Fragmentation and Jurisdiction*, 46 *The International and Comparative Law Quarterly* (1997), p. 37.

被称为现代“海洋秩序的支柱之一”。^[1] 与其他条约规定的争端解决机制相比,1982年公约的争端解决机制的一个突出特点是其强制性。首先,1982年公约没有仿效1958年《日内瓦海洋法公约》的做法——将强制解决争端程序以任择性议定书的方式供各国自愿选择参加,而是将争端解决机制作为公约整体的一个组成部分。同时,公约第309条规定:“除非本公约其他条款明示许可,对本公约不得作出保留或例外。”这样国家在参加公约的同时即一揽子接受了整套争端解决机制,从而大大加强了该机制的实用性。其次,公约在保证当事各方自由选择争端解决方法的同时,又强调了在自由选择的方法失败后接受导致有拘束力裁判的强制程序的义务。由此,就绝大多数海洋法争端而言,公约的规定使得争端当事国实际上不得不接受至少一种导致有拘束力裁判的强制程序。考虑到国家在接受强制解决程序方面长期以来存在的巨大畏难情绪,不能不说公约的这些规定是国际社会在和平解决国际争端方面所取得的一个重大进步。^[2] 而且,受第三次联合国海洋法会议上的讨论,以及后来公约的制订及其生效的影响,出现了“一个明显的倾向于强制程序的发展趋势”,即越来越多的条约规定经争端任何一方请求就应提交强制程序。^[3] 由此,正

[1] A. O. Adede, Settlement of Disputes Arising under the Law of the Sea Convention, 69 The Americ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 (1975), p. 798.

[2] J. G. Merrills, International Dispute Settlement, 4th ed.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5), p. 208.

[3] Barbara Kwiatkowska, The Australia and New Zealand v Japan Southern Bluefin Tuna (Jurisdiction and Admissibility): Award of the First Law of the Sea Convention Annex VII Arbitral Tribunal, 16 Th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Marine and Coastal Law (2001), p. 289. 关于1982年公约制订后规定有强制争端解决机制的重要公约,例如参见1988年3月10日《制止危及海上航行安全非法行为公约》(载《全国人大常委会公报》1991年第4期)第16条;1992年6月5日《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载《全国人大常委会公报》1992年第6期)第14条;1992年6月5日《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公约》(载《全国人大常委会公报》1992年第6期)第27条;1996年11月7日《〈防止倾倒废物及其他物质污染海洋的公约〉1996年议定书》(载《全国人大常委会公报》2006年第6期)第16条。

如第三次联合国海洋法会议大会主席许通美 (Tommy Koh) 所言: “公约的强制争端解决机制促进了世界共同体在和平解决争端以及防止在解决国家间争端中使用武力的利益。”^[1] 然而, 虽然受到绝大多数学者的欢迎, 但公约的争端解决机制, 特别是国际海洋法法庭的建立, 也受到部分学者的强烈批评。^[2] 例如, 他们认为, 第十五部分的规定将导致众多法庭对海洋争端拥有管辖权, 从而在适用法律上产生不确定性和不一致性; 而除非各个法庭准备遵循彼此的判例, 否则可能会对同一规定作出不同的解释。^[3] 然而, 无论对公约规定的看法如何, 公约生效以来已经有大量争端通过适用公约争端解决机制获得解决的事实充分证明了这一机制的有效性。

作为公约的缔约国, 我国当然受公约争端解决机制的拘束。^[4] 鉴于我国目前面临许多海洋争端需要解决, 而且在利用海洋的过程中还将产生新的争端, 因此, 可以断言, 我国迟早要参与到这一机制当中去。虽然我国已经于 2006 年根据公约第 298 条

[1] See Thomas A. Mensah, *The Place of the International Tribunal for the Law of the Sea in the International System for the Peaceful Settlement of Disputes*, in P. Chandrasekhara Rao & Rahmatullah Khan (eds.), *The International Tribunal for the Law of the Sea: Law and Practice* (Kluwer Law International 2001), p. 22.

[2] 其中最典型的就是前国际法院法官小田兹, 他甚至宣称创建国际海洋法法庭“将被证明是一个巨大的错误”。在他看来, “海洋法一直都是, 而且今后也是国际法整体的一个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海洋法必须根据国际社会中的法学的统一发展来加以解释, 而绝不能以一种破碎的方式进行处理。……如果将海洋法的发展从国际法一般规则中分割出去而置于个别司法机构的管辖权之下, 就可能导致国际法基础的破灭。” Shigeru Oda, *Dispute Settlement Prospects in the Law of the Sea*, 44 *The International and Comparative Law Quarterly* (1995), p. 864. See also G. Guillaume, *The Future of International Judicial Institutions*, 44 *The International and Comparative Law Quarterly* (1995), pp. 848 ~ 862.

[3] Christine Chinkin, *Dispute Resolution and the Law of the Sea: Regional Problems and Prospects*, p. 249.

[4] 中国于 1996 年 5 月 15 日决定批准公约, 而公约于同年 6 月 7 日起对中国生效。

发表声明,将一些争端排除出导致有拘束力裁判的强制程序,^[1]但仍有大量的争端属于强制程序的适用范畴。而且,即使对于那些被排除出去的争端而言,也还需要适用公约的其他争端解决程序。另一方面,公约的争端解决机制在对我国提出挑战的同时,也为我国提供了维护自身海洋权益的新途径。例如,如果能够充分利用公约规定的船只和船员的迅速释放程序,那么就可以更好地保护我国渔民的人身和财产安全。因此,认真研究公约的争端解决机制对我国而言具有重要意义。

关于公约的争端解决机制,国外学者始终给予了高度关注,并有大量研究成果。他们的研究主要是从三个角度进行的:一是从和平解决国际争端这一宽泛的角度进行研究,其中涵盖公约的争端解决机制,如温内(Whinney)的《国际争端的司法解决》(1991年)、布鲁斯(Brus)的《相互依存世界中的第三方争端解决》(1995年)、杉原高嶺的《国际司法裁判制度》(1996年)、梅里尔斯(Merrills)的《国际争端的解决》(2005年第4版),以及奥康乃尔(D. P. O'Connell)的《国际争端的解决》(2003年)等。二是从整体上研究公约争端解决机制本身,其中特别值得一提的是,罗森(Rosenne)和索恩(Sohn)主编的《1982年联合国海洋法公约评论》(第五卷)(1989年)逐条评释了公约中的有关规定,而较近的研究成果是克雷恩(Klein)的《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中的争端解决》(2005年)。三是专注公约争端解决机制中的某一种具体解决方法,特别是国际海洋法法庭。这方面的研究成果是最多的,其中具代表性的有艾里克森(Eiriksson)的《国际海洋法法庭》(2000年),以及拉奥(Chandrasekhara Rao)和可汗(Khan)编的《国际海洋法法庭:法

[1] 中国政府于2006年8月25日声明:“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对于《公约》第298条第1款(a)、(b)和(c)项所述的任何争端,不接受《公约》第十五部分第二节规定的任何程序。”载联合国网站 www.un.org/Depts/los/convention_agreements/convention_declarations.htm#China%20after%20ratification (2010/2/1)。

律和实践》(2001年)等。而且,随着利用公约争端解决机制的实践不断增多,对这一问题的研究正在成为国际海洋法领域中的一个新热点。就国内学者对这一问题的研究而言,具有代表性有赵理海先生的《海洋法的新发展》(1984年)和吴慧教授的《国际海洋法法庭研究》(2002年)等。

本书的目的是在现有国内外相关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从整体上对公约的争端解决机制进行全面研究。作者在研究过程中主要采用了实证主义的研究方法,紧紧围绕国家实践、国际法庭和法院的实践,用客观实践来解释和印证公约的相关规定。对那些尚缺乏充分实践的公约规定的解释则采用客观主义解释方法,即主要按照公约约文的通常含义加以解释。全书共分六章。第一章是从历史演进的角度介绍公约争端解决机制的形成过程。第二章主要讨论公约争端解决机制的适用范围,以及该机制与其他和平解决争端方法的关系。第三章和第四章分别研究公约导致任择性决定的程序和导致有拘束力裁判的强制程序。第五章研究规定临时措施的程序和迅速释放被扣船只和船员的程序,这是公约目前应用最为频繁的两种程序。第六章研究导致有拘束力裁判的强制程序的限制和任择性例外。

本书在写作过程中,曾获得韩国高等教育财团(KFAS)的资助,有幸在韩国高丽大学从事一年访问学者研究。在此深表谢意。

由于本人学识和能力所限,书中难免存在疏漏和不当之处,敬请各位师长及同仁不吝赐教。

高健军

2010年6月

目录

序 | 1

第一章 历史 | 1

- 1.1 第三次联合国海洋法会议之前 | 1
- 1.2 第三次联合国海洋法会议和 1982 年公约 | 4

第二章 总 论 | 11

- 2.1 和平解决争端的义务 | 11
 - 2.1.1 和平解决争端的义务与选择方法的自由 | 11
 - 2.1.2 有关公约解释或适用的争端 | 14
- 2.2 公约的争端解决程序与其他争端解决方法的关系 | 33
 - 2.2.1 公约的程序被替代 | 33
 - 2.2.2 公约的程序被排除 | 46

第三章 导致任择性决定的程序 | 56

- 3.1 谈判 | 56
 - 3.1.1 作为争端解决方法的谈判 | 56
 - 3.1.2 交换意见的义务 | 59
- 3.2 调解 | 69
 - 3.2.1 概述 | 69
 - 3.2.2 调解程序 | 71
 - 3.2.3 强制调解 | 76

第四章 导致有拘束力裁判的强制程序 | 85

- 4.1 公约第 287 条项下的法院和法庭 | 85
 - 4.1.1 国际海洋法法庭 | 85
 - 4.1.2 按照附件七组成的仲裁法庭 | 120
 - 4.1.3 按照附件八组成的特别仲裁法庭 | 127
- 4.2 程序的选择 | 131
 - 4.2.1 选择的自由 | 131
 - 4.2.2 选择的效果 | 139
 - 4.2.3 不选择的效果 | 141
- 4.3 公约第 287 条项下的法院和法庭的管辖权 | 143
 - 4.3.1 对事管辖权 | 143
 - 4.3.2 对人管辖权 | 149
- 4.4 程序 | 155
 - 4.4.1 前提条件 | 155
 - 4.4.2 初步程序 | 159
 - 4.4.3 适用的法律 | 162

第五章 临时措施和迅速释放程序 | 166

- 5.1 临时措施 | 167
 - 5.1.1 规定临时措施的条件 | 168
 - 5.1.2 临时措施的内容 | 189
 - 5.1.3 临时措施的效力 | 195
- 5.2 迅速释放 | 197
 - 5.2.1 概述 | 197
 - 5.2.2 迅速释放程序的适用范围 | 203
 - 5.2.3 释放申请“由船旗国或以该国名义提出” | 215
 - 5.2.4 没收被扣船只 | 228
 - 5.2.5 释放申请的可接受性 | 238
 - 5.2.6 指控是否确有根据 | 243
 - 5.2.7 合理的保证书 | 248

第六章 适用导致有拘束力裁判的强制程序的限制和例外

| 279

6.1 适用导致有拘束力裁判的强制程序的限制 | 280

6.1.1 公约第 297 条第 1 款 | 280

6.1.2 专属经济区内和大陆架上的海洋科学研究争端 | 284

6.1.3 专属经济区内的渔业争端 | 288

6.2 适用导致有拘束力裁判的强制程序的任择性例外 | 293

6.2.1 概述 | 293

6.2.2 海洋划界和历史性所有权争端 | 299

6.2.3 军事活动和执法活动争端 | 310

6.2.4 正由联合国安理会执行其职务的争端 | 315

结 论 | 317

附 录 | 327

一、《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有关争端解决的规定 | 327

二、国际海洋法法庭案件列表 | 354

三、缔约国根据公约第 287 条和第 298 条所作声明之列表
| 356四、缔约国根据 1995 年《跨界鱼类种群协定》第 30 条所
作声明之列表 | 360

五、接受国际法院强制管辖的国家列表 | 361

六、1958 年《关于强制解决争端的任择签字议定书》的缔
约国列表 | 371

案例索引 | 373

参考文献 | 377

一、中文 | 377

二、英文 | 379

**Dispute Settlement System under the UN Convention
on the Law of the Sea**

GAO JIANJUN

CONTENTS

PREFACE	1
CHAPTER ONE HISTORICAL PERSPECTIVE	1
1. 1 Before the Third UN Conference on the Law of the Sea	1
1. 2 The Third UN Conference on the Law of the Sea and the 1982 Convention	4
CHAPTER TWO PANDECT	11
2. 1 Obligation to Settle Disputes by Peaceful Means	11
2. 1. 1 Obligation to Settle Disputes Peacefully and the Freedom to Choose Means	11
2. 1. 2 Dispute concerning the Interpretation or Application of the Convention	14
2. 2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Dispute Settlement Procedures un- der the Convention and the other Dispute Settlement Means	33
2. 2. 1 Replacement of the Dispute Settlement Procedures under the Convention	33
2. 2. 2 Exclusion of the Dispute Settlement Procedures under the Convention	46
CHAPTER THREE PROCEDURES ENTAILING OPTIONAL DECISIONS	56

3. 1 Negotiation	56
3. 1. 1 Negotiation As Means of Dispute Settlement	56
3. 1. 2 Obligation to Exchange Views	59
3. 2 Conciliation	69
3. 2. 1 Introduction	69
3. 2. 2 Procedure	71
3. 2. 3 Compulsory Conciliation	76

CHAPTER FOUR PROCEDURES ENTAILING BINDING DECISIONS

.....	85
4. 1 Courts and Tribunals Referred to in Article 287	85
4. 1. 1 International Tribunal for the Law of the Sea	85
4. 1. 2 Arbitral Tribunal under Annex VII	120
4. 1. 3 Special Arbitral Tribunal under Annex VIII	127
4. 2 Choice of Procedure	131
4. 2. 1 Freedom of Choice	131
4. 2. 2 Positive Choice	139
4. 2. 3 Choice by Default	141
4. 3 Jurisdiction of the Court or Tribunal under Article	143
4. 3. 1 Jurisdiction Ratione Materiae	143
4. 3. 2 Jurisdiction Ratione Personae	149
4. 4 Procedure	155
4. 4. 1 Conditions Governing Referral	155
4. 4. 2 Preliminary Proceedings	159
4. 4. 3 Applicable Law	162

CHAPTER FIVE PROVISIONAL MEASURES AND PROMPT RELEASE OF VESSELS

5. 1 Provisional Measures	167
5. 1. 1 Conditions for Prescription of Provisional Measures ...	168
5. 1. 2 Contents	189

5. 1. 3 Effect	195
5. 2 Prompt Release of Vessels and Crews	197
5. 2. 1 Introduction	197
5. 2. 2 Circumstances Covered by the Prompt Release Procedure ...	203
5. 2. 3 Application Made "by or on behalf of the flag State of the vessel"	215
5. 2. 4 Confiscation of the Detained Vessel	228
5. 2. 5 Admissibility	238
5. 2. 6 Whether or not the Allegation Is Well - founded	243
5. 2. 7 Reasonable Bond	248

CHAPTER SIX LIMITATIONS AND EXCEPTIONS TO APPLICABILITY OF COMPULSORY PROCEDURES ENTAILING BINDING DECISIONS 279

6. 1 Limitations on Applicability of Compulsory Procedures Entailing Binding Decisions	280
6. 1. 1 Article 297, Paragraph 1	280
6. 1. 2 Marine Scientific Research Disputes in the EEZ and on the Continental Shelf	284
6. 1. 3 Fisheries Disputes in the EEZ	288
6. 2 Optional Exceptions to Applicability of Compulsory Procedures Entailing Binding Decisions	293
6. 2. 1 Introduction	293
6. 2. 2 Maritime Delimitation and Historic Title Disputes ...	299
6. 2. 3 Military Activities and Law Enforcement Disputes ...	310
6. 2. 4 Disputes in respect of which the Security Council is Exerci- sing Functions	315

CONCLUSIONS	317
APPENDIX	327
TABLE OF CASES	373
BIBIOGRAPH	377

历史

1.1 第三次联合国海洋法会议之前

为了维护海洋上的法律和秩序,建立争端解决机制以消除争端和进一步澄清相关规则无疑十分重要。^[1]而且涉海争端的解决在历史上代表了国际争端解决机制发展过程中的一个又一个里程碑。^[2]例如,1872年美国 and 英国之间的“阿拉巴马号案”开创了由条约规定仲裁法庭所适用的法律的先例,^[3]它的成功大大促进了近代仲裁程序在解决国际争端中的应用。^[4]而常设仲裁法院(Permanent Court of Arbitration)调查程序的第一次使用就是用来解决1904年的“多格尔滩事件”。^[5]

[1] Haijiang Yang, *Dispute Settlement Procedures for Foreign Merchant Ships*, 20 *Th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Marine and Coastal Law* (2005), p. 117.

[2] See René - Jean Dupuy Daniel Vignes (ed.), *A Handbook on the New Law of the Sea*, Vol. II (Martinus Nijhoff Pub. 1991), p. 1333.

[3] “阿拉巴马号”(Alabama)是由英国制造的一艘军舰,后交给美国内战期间的南方政府使用,并给美国联邦政府造成严重损失。为了解决美国认为英国违反中立义务所引发的赔偿问题,两国于1871年签订《华盛顿条约》,设立仲裁法庭,并规定了仲裁法庭应当适用的国际法原则。仲裁法庭1872年裁决英国违反中立义务,并应赔偿美国的损失。参见陈致中编著:《国际法案例》,法律出版社1998年版,第479~483页。

[4] IAN Brownlie, *Principles of Public International Law*, 4th ed. (Clarendon Press 1990), p. 709. 据统计,1840~1860年间有仲裁案30起,1860~1880年间有仲裁案44起,而1880~1900年间仲裁案就高达90起。参见王铁崖主编:《国际法》,法律出版社1995年版,第583页。

[5] *Incident in the North Sea (The Dogger Bank Case) (United Kingdom/Russia)*, Report of International Commission of Inquiry of 26 February 1905.

而1923年的“温布尔登号案”^{〔1〕}和1949年的“科孚海峡案”^{〔2〕}则分别是常设国际法院（Permanent Court of International Justice）和国际法院（International Court of Justice）审理的第一个诉讼案件。

然而，在1958年第一次联合国海洋法会议上，争端解决问题却并未十分受到重视。^{〔3〕}由于没有获得足够的支持，^{〔4〕}争端解决机制没有被规定在会议所通过的《日内瓦海洋法公约》中，而只是被规定在一个任择性议定书中，即1958年《关于强制解决争端的任择签字议定书》。^{〔5〕}该议定书第1条规定：“任何海洋法公约之解释或适用所引起之争端均属国际法院强制管辖范围，因此，争端之任何一造如系本议定书之当事国，得以请求书将争端提交国际法院。”^{〔6〕}然而，在一方将存在争端的意见通知对方后两个月内，当事国可以协议不将争端提交国际法院，而是先提交仲裁法庭。在同样上述两个月内，也可协议不先提交国际法院，而采取调解程序，由调解委员会在五个月内提出建议。如各方在调解建议送交后两个月内不予接受，则任何一方得申请将争端提交国际法院。^{〔7〕}该议定书未得到广泛支持，截至2009年只有38个当事国，^{〔8〕}而且也从未有争端被诉诸该议定书中的程序。1958年日内瓦四

〔1〕 S. S. Wimbledon (France, Britain, Italy, Japan v. Germany; Poland Intervening), Judgment of 17 August 1923, 1923 PCIJ Series A, No. 1, p. 15.

〔2〕 Corfu Channel (United Kingdom v. Albania), Judgment of 9 April 1949, ICJ Reports 1949, p. 28.

〔3〕 A. E. Boyle, The International Tribunal for the Law of the Sea and the Settlement of Disputes, in Joseph J. Norton, Mads Andenas and Mary Footer (eds.), The Changing World of International Law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A Tribute to the Late Kenneth R. Simmonds (Kluwer Law International 1998), p. 102.

〔4〕 See Natalie Klein, Dispute Settlement in the UN Convention on the Law of the Sea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5), pp. 14~16.

〔5〕 1958年4月29日制定，1962年9月30日生效，载联合国国际法委员会网站（中文版）www.un.org/chinese/law/ilc/seapr.htm.

〔6〕 但涉及《捕鱼及养护公海生物资源公约》第4~8条的争端除外，它们应当适用该公约第9~12条。参见1958年《关于强制解决争端的任择签字议定书》第2条。

〔7〕 参见《关于强制解决争端的任择签字议定书》第3、4条。

〔8〕 另有6个签字国，参见本书附录六。台湾当局于1958年4月29日无保留地签署了该议定书，后中华人民共和国予以撤销。

公约中唯一规定了某种形式的强制争端解决程序的是《捕鱼及养护公海生物资源公约》。^[1] 该公约第9条规定,在国家之间发生该公约第4~8条规定的争端情况时,“除有关国家同意按照联合国宪章第33条的规定,用其他和平方法解决外,经任何一方的请求,应提交五人特别委员会(special commission)”。该委员会成员在根据本条规定提交解决要求后三个月内由争端当事国协议指定,并指定其中一个人为主席。如果不能达成协议,则在任何一方的要求下,在其后三个月内,由联合国秘书长与争端当事国、国际法院院长以及粮农组织总干事磋商,根据争端的性质,从与该争端无关的国家的国民中,指定对有关渔业、法律、行政或科学问题有专长的合格人员担任委员。争端当事国有权指定本国国民一人出席特别委员会。该人与特别委员会的委员有同等地位,参加全部程序,但无表决权,也不能参与委员会决定的制定。特别委员会应当在组成后五个月内以多数票作出决定,必要时可以延长,但不得超过三个月。^[2] 特别委员会的决定对有关国家有拘束力,如果一方不履行依决定应负之义务,第11条规定适用《联合国宪章》第94条第2款,即他方可向联合国安理会申诉。另外,按照该公约第19条的规定,国家在参加该公约时,不得对上述条款提出保留。

虽然这些争端解决规定在实践中未发挥多大作用,但却为后来1982年公约的谈判提供了一些重要的指引。首先,《捕鱼及养护公海生物资源公约》和《关于强制解决争端的任择签字议定书》中有关国际法院、仲裁、调解和特别委员会程序的规定表明,各国早在1958年就已经意识到需要规定不同的争端解决程序以满足国家不同的程序取向。^[3] 而特别委员会程序几乎就可以被视为1982年公约中特别仲裁的前身。如此,除了新成立的国际海洋法法庭,1982年公约中的主要争端解决程序

[1] 1958年4月29日缔结,1966年3月20日生效,载联合国国际法委员会网站(中文版) www.un.org/chinese/law/ilc/fish.htm。截至2009年4月共有38个缔约国,参见 <http://treaties.un.org/Pages/ViewDetails.aspx?src=TREATY&id=456&chapter=21&lang=en>。(2010/6/11)

[2] 参见《捕鱼及养护公海生物资源公约》第9条第2、3、5、7款。

[3] See A. E. Boyle, *The International Tribunal for the Law of the Sea and the Settlement of Disputes*, pp. 102~103.